

馬榮相在滇緬戰役中的傳奇

● 王逸之

馬榮相，安徽省宿縣時村鄉人，早年出身教導總隊，受到總隊長桂永清將軍的賞識。抗戰中期，在廖耀湘的二十二師擔任步兵連長。抗戰勝利後，隨新六軍出關接收東北，不久陞任團長。三十八年參加過上海保衛戰，後經東山島、金門撤退台灣，旋即退伍從商，經營紡織與營建業有成，成為巨富。

馬榮相五短身材，體形健壯，精力充沛，聲若洪鐘，治軍恩威並濟，作戰沉毅剛猛，參加過的大小戰役不下百餘次，全身彈痕墨壘。他習慣揭開衣服，展露疤痕，向人炫耀，一邊解說負傷的經過。

馬榮相已於數年前逝世，這段在滇緬作戰中的驚險、刺激、懸疑、血腥、

殘酷的傳奇內幕，是他親口向筆者述說的，雖事隔多年，筆者依稀記得馬榮相當時意氣風發的模樣，恐因年久事跡湮沒無聞，特加以整理刊出與讀者分享。

原始森林不見天日

緬甸是個山國，境內崇山峻嶺，多為原始森林，面對印度洋，西北與印度、東北與雲南接壤，東與東南與寮、泰為鄰。仰光為緬甸的首都，鐵路自仰光向北貫穿中部通達臘戍與密支那。一九四二（民國三十一年）年三月六日，日軍攻佔仰光，繼續北進。我國遠征軍，由第五、第六與六十六等三個軍組成，歸羅卓英統率協助史迪威指揮。第五軍兩百師防守同古，與英緬軍在普羅美之陣

線平行，二十二師先在臘戍集結，繼向平蠻納與曼德勒鐵路沿線佔領陣地，與兩百師形成重疊配備，逐次抵抗日軍進犯。

二十二師於三月中旬向曼德勒以南挺進，沿途穿越原始森林，以六十六團的馬榮相連為尖兵連。緬甸的原始森林不似想像中的未經開發的處女森林，一旦進入之後，周遭草木繁茂，頂上高樹連雲，遮天蔽日，行軍其中，不辨昏曉，不知晝夜，隨著山勢的蜿蜒摸索著前進，時而陰雨綿綿，時而燠熱難耐，儘管腿上打著綁腿，袖口與領口都加以包紮，仍有五公分長的螞蟻鑽進衣服裡貼著皮吸血，使你渾然不覺！一陣強風掠過，行軍縱隊中突然少了人，準是被猛

虎叨走了！因為受到地形與視覺上的種種限制，無法按照尖兵連的部署與前進配置，只能權宜的採取密集隊形前進了。

馬榮相在行進中，隱約地發現前面的樹叢中透出幾道亮光，以他豐富的經驗判斷，知道走到山的盡頭了。

他馬上命令部隊停下來休息，吩咐埋鍋造飯；一面命令一個排佔領前面的山頭擔任警戒。他剛要坐下休息，只見一個士兵帶著一個衛兵模樣的人邊跑過來邊喊著：

「報告連長，前面有友軍，我把他們的衛兵帶來了。」

馬榮相問衛兵屬於哪個單位？衛兵似乎聽不懂馬榮相的話；衛兵回答的話，馬榮相也聽不懂。旁邊的士兵叫著說：

「報告連長，他是個老廣！」

馬榮相在朦朧中看見衛兵後腦下披著一塊白布，那是日軍的標準裝飾，馬上意識到誤入敵陣了！他毫不猶豫的一槍擊斃了那個日軍，隨即率領各排佔領前面的山頭。

攻其不備血腥殺戮

山頭約有五、六十公尺高，下面臨著一彎隨著山勢曲折的溪流，約有一個連的日軍，都光著屁股在溪中戲水。馬榮相見機不可失，居高臨下，以密集的火力，展開對日軍一場血腥的殺戮。日軍猝不及防的受到攻擊，驚悸萬分，亂成一團，雖然極力掙扎，但霎時間，清澈的溪流變成了殷紅色了。

馬榮相乘勢率眾衝下山去，山下的茅草卻有一人多高，官兵都迷失在茅草叢中，彼此起落的連絡聲雖從周遭響起，卻就是不見人影。馬榮相撥草前進，竟和一個迎面而來的日軍撞個滿懷！那軍官模樣的日軍身材明顯的比馬榮相高大，頭上還包著繃帶，他本能地用雙手緊接著馬榮相的雙肩，似乎想掐著馬的脖子按倒他。馬榮相也以雙手向外反扣住日軍的兩臂，雙方頭頂著頭，臉對著臉，全神貫注，摒氣凝神，用盡平生的氣力，在茅草叢裡頂牛般的角力起來：足足頂了四、五分鐘，直到雙方都筋疲力竭了，才都不約而同的雙雙同時地倒

下去，手都僵了，你望著我，我看著你，誰也沒氣力掏手槍打死對方！

馬榮相的衛士恰恰走過看到這幕場景，一槍結束了日軍。從搜查的證件中，記載著那日軍是個中佐，職務相當於副連長，還隨身帶著他年輕妻子與兩個稚齡女兒的照片。

這一戰，殲滅了日軍一個整連，還生俘了官兵二十八名。馬榮相把俘虜先押到山上，然後分別綁在不同的樹幹上，網綁的方式，讓俘虜的臉朝外，雙臂向後環抱著樹身，雙手被反扣，再在俘虜的脖子、肚子、膝蓋上各加繞一道繩索，真是網紮得牢牢固固地萬無一失了。

馬榮相向上級報告了作戰經過，奉到的指示是戰俘毋須後送，師部於明天上午十時派部隊押解，但戰俘要妥加看管。

斬首戰俘史帥震怒

第二天，馬榮相正在用餐時，接到師部電話：告知勝利的捷報已經傳播開了，成為重大的新聞。史迪威將軍親率

中、外記者十數人將在九點前後到現地視察，並進行採訪，囑咐馬榮相妥善接待。

電話聽筒的聲音甫落，一個軍官跑過來報告說：「史迪威將軍已經到了。」

馬榮相急忙迎接，只見這位出身「西點軍校」的美軍四星上將身材高瘦，在鏤火光閃耀下，被中、外（英、美）記者擁簇著走來，他是盟國中國戰區的參謀長，兼滇、緬戰區前敵總指揮，雖已六十高齡，兩鬢微霜，仍然步履穩健，精神奕奕。他注視著馬榮相和他親切的握手之後，左手豎起了大拇指，右手拍著馬榮相的肩膀，用純正的國語半調侃半恭維地說：

「馬連長，你真是一匹好馬！你立了大功，我要向你們的蔣委員長鄭重的保舉你，要求他重重的獎賞你。」

馬榮相卻向他「秀」了一句英文，說：

「I am a man, I am not a horse.」（我是人，我不是馬。）

然後，馬榮相陪著史迪威向集中俘

虜的樹叢中走去，記者們爭先恐後的跑在前頭。當快要進入那樹叢時，只見記者們驚恐萬狀的奔了出來，一邊搗著眼，禁不住的大叫：

「Cruel! Cruel! Company commander Mal You are Cruel, too.」（殘酷啊！殘酷啊！馬連長，你太殘酷了。）

馬榮相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莫名其妙，等他陪同史迪威走到網綁俘虜的樹前時，一幕恐怖得令人作嘔的殘酷景象把他震懾住了：眼前二十八名俘虜，都被斬首砍下頭顱，有的頭顱還連著皮吊掛在屍體的胸前幌盪著，每個屍體前面都匯集了一灘血，爬滿螞蟥和蒼蠅！屍體沒有了頭顱，真是比想像中的更難看！

史迪威先是僵住，臉色慢慢地轉綠了，終於爆跳起來！他指著馬榮相的鼻子吼道：

「馬連長：你公然無視國際公法，擅自斬首虐殺戰俘，你太不人道；我要把你送交給蔣委員長軍法審判，把你槍斃掉！」

罵完，大手一揮，帶著一大群的中

、外記者悻悻然的走了。

將功折罪撤職留任

馬榮相集全連查明真相時，一個湖北籍的羅姓中尉排長挺身而出，承認是他一人幹的。他向馬榮相報告說：

「報告連長，昨夜斬首戰俘，是我幹的。我的父母都是被日本鬼子殺死的，姐妹也是被鬼子兵先姦後殺的，我從軍就是為報這筆血海深仇；我們的長官平常教訓我們對敵人要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，絕不能手軟！我現在把仇報了，隨便連長處置，我沒有怨言。」

羅排長講的全是事實，馬榮相拿他沒有辦法。不久，師長廖耀湘到了，他看完了現場後，也只能頻頻地表示無奈。他深知中、日兩國百年的宿仇累積的兩個民族間的複雜情節，絕非英、美人士視為單純的軍事作戰所能了解的；他安撫馬榮相聽候處置，暗示會把責任替他扛下來！

後來馬榮相將功折罪，受到記兩大過與撤職留任的處分。至於那位斬首俘的羅排長，則未加聞問。